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八

高宗皇帝八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

令光稟

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

朝旨

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 詔諸

罷便

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旨揮者並罷 甲辰命

宜揮

劉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諸軍權聽

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旨揮許之 丁巳申命元祐黨

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庚申昌州團

張俊 薦岳 飛

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

比較
上貢

金偽立
劉豫

進仁訓
皇典書
學帝

處申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金主晟
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冊命知東
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
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冊文略曰咨爾劉豫素懷
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
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
之元昉有文學仕遼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
詔令多昉所草也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
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
已進御又有 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
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從

編樞
檢備

論劉
光世
牒六

季陵
乞敘
用姦
黨

之 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 祖宗
兵制其後書成 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
庭備檢 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
以為今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
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以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
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詔以章示光世 戶部侍郎
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
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如何耳自古以為
才難使人不當求備紀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

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
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旣彰不復可用縱加投拭
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矣自崇觀以
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饗寵榮坐此當
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陛下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
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貸文致其罪
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
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
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自古有之臣
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
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許以自効

堂闕
還吏部

命進
故事

書郭
子儀
傳賜
諸將

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自今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負具前代及 本朝事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綦宗禮言若今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 丁丑起復神武左軍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 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

贈常
安民
江公
望官

等呼諸將讀示之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
少保寧武昭慶軍節使錄扈蹕及平盜之勞也 詔
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加贈諫議大夫
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
同知大宗正丞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
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
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 上怒命撤之范宗尹
請坐三章行出 上曰 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
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
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
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旨也 庚辰 隆祐皇太

沈與求
季陵罷

后至自虔州 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
于揚州城下死之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戶部
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
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 上意方向宗尹不以為然
會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
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乃求去 上遣中使押入
衙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
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
事君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為姦事功
決不可立 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守力請宗
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

張浚
取永興軍

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 上許之乃詔陵身為
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
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
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
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癸未宣撫處置使張
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 上命浚三年而後
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
高入寇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敵必再取東南議出
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通判敘州王賞獻
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
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

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
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曰高山峻谷
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
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土
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
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
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
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
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
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
盡合及財用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

足婁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
擊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
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萬一輕舉脫
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寇因糧於
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為客而彼
常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
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是我為主
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
彬以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
端謂玠前軍既敗唯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
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

論斂吏害
科賦

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
羈管陝西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悅浚遂決策治
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乃以玠權永興軍
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秋
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恐州郡經費有
闕必致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賦吏害民
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賦吏死徒未嘗
末減自今官吏犯賦雖未欲誅戮杖若脊流配不可貸
也

臣留正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

聞民之賊也 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賦吏一

切棄市 藝祖豈好刑人哉誠以不如是則不足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况艱難以來生民之困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剝刻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乎故 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賊吏之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懼其真得 藝祖太上皇之心歟

丁亥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是時張榮在鹽城縣乘亂鳴張立親擊破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揚州立遂

敵圍
楚州

命劉
岳援
楚州

廢越
州務
摧

歸而完顏昌已傳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
節守死此州而已婁出兵破敵敵圍之 己丑詔通
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楊承二鎮已陷楚
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往救之後曰立孤壘危在旦夕
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見 上曰江
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
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與立腹背掩擊仍令
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自分權貨務場
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詔廢越州務場 辛卯
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

戚不
里私

亂為范
作汝

碑忠篆
彦韓

楚援世劉
揚不光

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曰朕於戚里未嘗私以
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媿好兄弟皆小官卿
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癸巳建州
民范汝為作亂守臣韓珉遣州兵出戰為所敗乃命
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 甲午中散大夫韓瑛
為其父忠彦請謚 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
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 上篆其神道曰世
濟厚德之碑謚文定 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畏金
人之鋒不能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慶瓊將輕兵
以出是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九月乙巳詔劉
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敵兵渡淮時完顏昌

一曰身正卷八

七

趙與索敵立
戰敵立

劉豫
位豫

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
曰我鎮撫也首領驍敵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
背立手奮二槍敵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
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
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敵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
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間
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
國號大齊大赦僞境赦文略曰朕風猷寡陋家世側
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
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既立復還東
平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

論堂
中取
部關

許越
訴賊
吏

罷兩
省檢
正

趙立
死節

用事有詣堂而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
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
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
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甲寅言者論近州縣之吏

賊貪頗眾欲望應官負犯入已賊許人越訴其監司
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
賊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

正官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金左監軍

昌犯楚州守臣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
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壕將進立率士卒禦
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

却韓
世忠
進馬

斬廢
鎮撫
使

詭計且令此輩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敵飛
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敵
矣令輦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
而絕 己未 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
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
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 辛酉承州天長軍兵馬
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
長軍為縣隸揚州盱眙軍為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
使稍因事併廢矣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
除右司員外郎候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遲為都司
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

臺諫
不當
薦官

富平
之敗

蓋資贊畫之益遲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上
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趙鼎
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上曰
然癸亥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
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
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
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略
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鄜延諸
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
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
萬以錫為統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

聞之急調宗弼自京西入關與婁宿會官軍行至耀
州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方
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
書凡數往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浚以婁宿爲怯
曰吾破敵必矣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
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
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
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
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
旗以懼敵婁宿曰彼給我也敵遂薄我軍錡身先率
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

趙鼎
諭劉世光

敵州
楚拔

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
遂大潰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丙寅賜
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渡江賞軍之費先是有言
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簽書樞密院事趙鼎
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
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
坐視不救滋長敵勢留無窮之患 上問之曰諭諸
將當如此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拔之趙立
家屬先死于徐以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
中書記城陷遂沒立為人才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
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

趙比許
立張

苦每戰擐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其視敵人如仇
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兵爲言自
敵來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
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
皆爲其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敵銳
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軍
蔽遮江淮故北師亦困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
巡許遠不能過云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趙哲于
邠州遂責劉錫爲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
旣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
曰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

張浚
斬趙哲

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槓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爲之喪氣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朱勝非閑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服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彼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計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龜鑑曰富平一戰偶爲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

兵家之常鄧禹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連戰敗者公非不知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漢今也敵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繼而趙哲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歷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瑛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

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臣留正等曰曹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
功而奏功 太上皇帝既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
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
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
有以見 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
也

已未王以寧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
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
何以取信于民 秦檜自楚州孫村歸于連水軍丁
襪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詔當取
信於民
秦檜
自歸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隨金北去爲大將撻辣任
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婚也王仲山有別
業在濟南敵爲取千緡贖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
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

林泉記曰檜在大金爲徽宗作書上黏罕以結
和議黏罕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
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爲
內助

李心傳曰檜與何棗孫傳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
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
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至踰河

越海並無機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敵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檜衣褐憔悴蓋被執而訓口讀而檜自敘乃云劉靖欲殺已以圖其囊橐既有囊橐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為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檜在北庭嘗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使歸邪

癸酉執政進呈諫官論疏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

喜臺
諫言
事

論蔡
邪奸

久雨
放僦
錢

尚食
勿進
鶉兔

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盡
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丙子 上謂范宗尹曰比

閱王球家所收 上皇書畫有御製鴨鵝賦京下皆

作賦題其後下賦盛言繼述 哲宗之志屏斥元祐

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奸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

良皆下之力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僦

錢十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癸未 上謂輔臣曰聞

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 太上日饋朕

盤飧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鶉鶉亦三數百朕

知之飭尚食勿進鶉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

此天下幸甚 乙酉言者論天下三年之通喪後世

罷羣
臣起
復

不峻
責劉
光世

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之急也而
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
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
官亦行起復又有寅緣請托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
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罷去予以明人倫而厚
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
遣其餘皆罷之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
光世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恤
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 上以批
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 上曰光世當此一面
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

三省
密院
度敵

李
敦
亂
作

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爲報 己丑權
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時敵留
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
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
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兵至即脫
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
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
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 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辛卯虔州進士李敦仁與其弟世雄聚衆于羅源
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江西兵馬
副都監李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 丙

論孔彥威李成二寇

申馬進急攻江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捷而攻城愈急 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浚留越州相為聲援 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世忠兵少與李成相距萬一決戰小有敗衄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與之戰使張浚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方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間深入愈難支吾 上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說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十一月

封謚
呂公
著等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字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隣旌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

秦檜
議分
南北

之恩未及猶及己也况 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
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 太上皇帝之
志也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丙午秦檜入見檜
自言殺敵之監已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
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
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 上致書左
監軍昌求好 丁未試御史中丞李直柔簽書樞密
院事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
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 上曰檜朴忠

喜得
秦檜

增諸
路酒

配賦
吏孫

改樞
密院
名幹
官院

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而

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

令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

且和而專與金國解仇議和蓋自檜始辛亥兩浙

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

千八百下等增千八百從之壬子權知湖口縣孫

咸坐賊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上謂大臣曰

祖宗時賊吏有杖朝堂者黥而特配尚為寬典乙

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

下丙辰金左監軍昌陷泰州己未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

講官
進故
事

劉豫
改元

張浚
退軍
興州

吳玠
屯和
尚原

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 上特命留之 量留百司
在口口口口口

辛酉偽齊劉豫改元會昌 宣撫處

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我師既潰於富平慕
容口叛乃遂引兵而西於是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
使孫口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乃入德順軍浚聞
遂移師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自邠南歸也
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
當保護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
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浚以為
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

蜀軍
復振

鳳翔
民輸
芻粟

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
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
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
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
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
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
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口厚遺以銀帛民
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
犯者皆死而民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已卯 上
以 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后
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但有一

大明仁
太后宣
誣

監守年
司倅三

盜惟渠
賊魁治

事當與官家言之吾逮事 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
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
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
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意於官家
也 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 神宗 哲宗兩朝實
錄蓋張本于此 辛巳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壬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 上
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自戢 上
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
三兩人可矣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
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

宜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
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
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存經兵戈民去
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
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
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
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
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之利也疏奏未克行
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初徽猷閣待制洪皓
與右武大夫龔壽持命至太原敵令其陽曲縣主簿
張維館伴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壽

洪皓
不屈

中興聖政卷八
至雲中時通問使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
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 兩宮以 本朝
遣倫等來通問於是 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
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
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
喟曰此忠臣也宗維怒少霽遂流遁于冷山雲中至
冷山行兩月程距金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
八月而雪右監軍布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
食盛夏至衣狗布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麩而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高宗皇帝九

復賢良科

不用人除限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

然未有應者 金兵攻天水縣知縣事趙璧等不屈

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

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眾乃

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

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

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

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

激俊功 張立
復東路 江西
分東路 西湖

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
李成兵衆 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
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
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 上因謂俊今
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 上曰如
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
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河北復江池
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司之在
江南者為湖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口馬進陷江州
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兵攻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命舉
縣令

定履
歷制

許百
官旬
休

夏絹
折價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
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
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
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龜鑑曰不歷縣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
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
命官之道得矣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 上曰一
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
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戊午戶
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

錄趙
普子

詔封
太祖後

詔奉
行寬
恤事
范旺
死賊

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

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詔趙普佐命元

勲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

朕念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

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

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

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

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盜余勝等作

亂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袞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

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

更禁
衛名
皇城

司
得御
將術

日有
黑子

秦檜
怒孫
觀啓

虐是無天地也兇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
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後爲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 辛未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
俊軍行極整肅 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
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獎其美 上曰待亦作
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
守曰陛下深得馭將之道 己卯日中有黑子 辛
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待制孫覲時知臨
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
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

復
書省秘

張
竄
端
曲
浚

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 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闕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也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

王曲不
庶端相

汪藻
三說

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
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
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事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
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實跡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
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
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
心始有殺端意矣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
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
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
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
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又

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
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利
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
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
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
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
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
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
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爾外之可損者軍
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軍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權屬
未有不貽患者今

諸將
文將
臣詆

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冰炭之

川陝
類省

呂頤浩
支月糧

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
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
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
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衆 三
月戊戌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
日一犒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
百人降于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
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
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
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 上謂輔臣曰浚放
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

張信
張浚

魯詹
止盜
利害

五更
初覽
奏報

不用
戚里
管軍

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
 須得勝浚者乃可易 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
 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
 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魯詹條具止盜利害
 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
 上諭輔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 上因言
 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
 視朝蓋 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
 使王宗濞復忠州團練使以赦敘也 上曰宗濞自
 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
 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 上曰要是擇才只今諸

張俊
復筠州

張俊
破李成

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
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
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之
必矣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
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荅狀以驕
之敵謂俊為怯戰俊諜知彼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
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其不意遇其
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
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
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
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

張榮
敗敵

自山馳下敵駭亂退走大敗之後遂復筠州臨江
馬進復還江州與成會後整兵追之 壬子先是張
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
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載
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
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
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
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
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盆輦俘馘甚衆榮聞劉
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
榮知泰州 初推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

推恩田

行魯
詹寬
恤事

李季
乾象
通鑑

獻太
祖實
錄

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知民間之直違者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劍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充糴米二萬斛充賑濟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命本州給札上之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

志在
一統

却孔
彦舟
獻玉

張俊
復州

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
祖宗基業宏固偶值多難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
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彦舟言於
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
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
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
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
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
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

張俊
鐵山軍

盡失
陝西地

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
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宣
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
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
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破福津
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是盡失陝西地但
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
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
月有衆二萬 夏四月庚午尚書戶部侍郎孟庾請
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文

增七
色經
制錢

復合
祭天
地

留意
軍器

上供
折納

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修日歷 丁丑刑部尚

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 太祖 太宗以

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

寅張俊捷奏至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

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

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 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

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辰 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宮

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上供綉絹半折見緡三

千仍易輕賫赴行在 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

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 上曰初止令進 累

朝實錄蓋欲盡見 祖宗規模此是 朕家法要得

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
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
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
者也 太上皇帝欲盡見 祖宗規模且曰此是
朕家法要得遵守則是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
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權貨

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

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

守茶
鹽法

張浚殺曲端

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威望敵人素攝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之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許亭
折戶稅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觀李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口確奏弼孺淫汙狡口

知小
人不可
用

媚事朱勔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使之勸耕
故有此命 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
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
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
命

臣留正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
賢人君子常聚於本朝而儉佞小人不容倖進以
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皁則邪正雜揉往
往生事以產亂天下可得而治乎 太上皇帝宣
諭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
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垂訓

輔臣而已哉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

不數犒軍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賞後已

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

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

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

甚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

圭以示輔臣寶口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

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

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

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

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

刻中興寶

論學問

和尚
捷原之

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
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
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攻。沒立自鳳
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
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人無固
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遽
召諸將厲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
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
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
三日沒立自犯箭箬關，玠遣別將擊之，二將卒不能
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電翌日引去。張

捕李敦仁

復試館職

郭仲威

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康州團練
 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
 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
 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 上曰頤浩大臣義當
 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推之如廉
 藺相濟乃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扎富且柔又
 乞遣中使撫問 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
 勅令所刪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
 復故事也 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
 舊欲往從之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
 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能

納粟
補官

死囚
降等

三衙
無兵

斬郭
仲威

選育
宗子

對修
政和
嘉祐
敕

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

路死囚應奏獻者權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

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誅之 甲寅趙令憲知

南外宗正事 上命令憲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

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

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

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 沅州言本

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

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閑田募民承佃

復太
府丞

招沅
州弓弩
手

拘雇
甲頭
錢

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
靖諸州以地接蠻徭溪峒故熙豐間排置弓弩手五
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
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
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 朝散郎呂安中言舊官
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雇錢用助經
費詔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
不便者有五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因不
復給 己未祕書少監程俱言見修日歷乞下諸州
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
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行在

荆南
營田
之始

鬻
直承
以官

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
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
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
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
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
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
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
此始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
下官 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 祖宗時亦嘗
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 上

邵招安
青

殺馬
進李
遁

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
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
州圍解 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
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
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
狀以誤之後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成
遁去以餘衆降偽齊 六月己巳初鬻承直修武郎
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修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
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
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須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
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北此宰相黃

言者
論戰
守事

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
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
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
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
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
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
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
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
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
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巳詔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
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

婁寅
亮言
儲貳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
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
帝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已憂
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
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
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
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上讀之大以歎
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壬
午張琪犯徽州甲申邵青復叛引兵趨江陰戊

子 上謂輔臣曰昨令慮選 藝祖之後宗子二三
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歧疑且令歸家俟其至泉
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上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閔朕若不取法 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
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
天下與賢其次惟 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
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 藝祖實可昭
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
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 太宗此過堯舜遠
甚 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

選伯立
行字

令劉
光世
汰兵

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且柔
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 上
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
閨門有禮法者 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
托否 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
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 上曰
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
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
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 上曰俟作手書
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

翌日遣睿思殿祇候羅亶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高宗皇帝十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為瑞
奏之 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
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
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竒怪事
輔臣歎服

却祥
瑞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則有災異以為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
和之浹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
於災異則深警懼之於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

古學堂卷十
一
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為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
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
自慢而已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
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 太上皇
帝屢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
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默絕之意歟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
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彗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
憂癸未風雷則深以邊方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
雪則詔決獄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
枯枯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

始川
除官

封安
郡王

復天
文局
學生

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
之失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

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敕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

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

襲封久不決禮部負外郎王居正言燕王 太祖長

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

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

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祕書省長貳通修日

歷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

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

劉豫
得罪
于金

贈謚
劉摯

范宗
尹罷

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
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
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
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
僥倖者爭排之 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
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 上曰天
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
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
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 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遂

免論賞
討濫

頒令式
敕格

論安罪
王石

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
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
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
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
命吏部審量而已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
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
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後四日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庚午直龍
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
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

不胡老
錄唐功

引法
試官

命贈
追黨籍

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為劇
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
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
術悉為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
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出將奏
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 上為大元帥且為之
請謚 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
退而歎曰大哉王言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
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 乙亥 上諭輔臣曰黨
籍至今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
舜民此四人名德昭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贈蘇軾官

初相秦檜

秦檜二策聳動天下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

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富

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蘇

軾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

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故有是

命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

直龍圖閣 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

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程頤
制詞

諸將
以文資
子蔭

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
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
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賊禍於斯文甚矣尔願潛
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
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
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
可行不疑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尚其明靈克享此
哉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爲子
忠翊郎閻門祗候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
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
平爲班行旣而亦請復授遂以爲例 庚寅提舉臨

李綱復職

汪伯彥觀宮

江東帥復舊治

不以爵私恩示

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 辛卯右司諫

韓璜論新除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為相誤國不當

用不報疏再上 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

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

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帥而

因得職名蓋檜力也 九月甲午朔中書言池江二

州地勢僻隘失 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

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乙未益州觀察使韋

淵求差遣 上曰淵以 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

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闥故斥遠之朕不敢

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以

強盜
不貸
死

職吏
官不
帶左
右

定賢
良科
式

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 戊戌刑部奏軍
 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倬于岸次刑寺欲原
 死 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
 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 己亥詔
 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職罪人更不帶以示
 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後選人亦如之
 是夜雷 甲辰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
 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
 以五通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負外郎王居正言
 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
 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

命六察
糾司監

諸路
造甲

惡席
益赦
文夸
大

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
官彈奏以待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

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
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
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負董其
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

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
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儀聿修大報
上以夸大不悅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
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相浩呂
復頤

甲寅初 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
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
上尤不喜乃出益知温州

臣留正等曰詞翰之職所以代王言詞翰雖成於
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爲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
爲得體若其夸大而稱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
也豈理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
人臣之爲是言者亦或不以爲非今 太上皇帝
以赦文夸大爲悖拂朕心而以麻制兼創業守文
之言皆以爲太過黜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
所不然者其爲謙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措河屯
置南田

呂浩用黼
願叙京門人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
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己未尚書省言近
給賣新告價直太高變轉不行乞減修武郎為三萬
緡承直郎為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
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
募人屯耕用為籬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
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三卷 詔付戶部後亦
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黼門人實有才
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
時呂願浩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為
言者所指乃白 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

勝貶
非朱

再安
邵招

置在
宗行

廖論
帝剛

爲呂頤浩所喜力丐免罷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
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
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
己巳浙西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邵青旣而降
之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
置宗正一司將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 上以
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
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
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
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
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

和尚
原再
捷

福羣生矣 乙亥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
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道兵
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伐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
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
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
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
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
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
免得其麾蓋自敵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
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
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

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陝西副統撤離曷為陝西經

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

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椿辦緣行

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

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

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

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

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

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

于此 范汝為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

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

印錢見
關子

范汝為
據建州

興洋諸義士縣

三不

戚里

越州火

錄張九齡後

錄程頤後

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

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

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

事富直柔言 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

人蓋有指意 上曰參用戚里固 祖宗法然窒礙

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眾

己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泉州口學

士辰錄程頤孫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趨充廣

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

秦檜
薦胡
安國

復提
舉買
馬
詔移
蹕臨
安

婁寅
亮除
察官

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
接境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
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
廣右隣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
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先是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
地尚有甲兵駐蹕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令易通
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
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己亥宣敕郎
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辛丑太

續太常因革禮

復祀高禩

陳剛中乞罷冗食

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
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 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
祀高禩自巡幸不行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
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迪
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
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
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
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柰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
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言者論浙西
科斂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

論浙
西科
斂

許越
許賊
吏

張
張琪

陳規
陳營
法田

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
借糴復計頃畝以月科敷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令
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願詔重科
敷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
路漕司究實 知瓊州虞沆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
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
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
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
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
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

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寨
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
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
之使從軍凡民戶所屯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
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
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
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
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手詔曰
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寘我周
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近得陳襄

所詔
知舉

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為盛
矣今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三
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國備
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
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
為嫌

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
之言而得廣求人才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
王之詩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
治效致兵寢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

惡周
杞濫
刑

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自昔論求才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
一言者今 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耻不有多
士寘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爲治
之本詔又曰己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因舉陳襄
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草宣示羣臣使之各舉
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聚精會神相
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
呼大哉

甲寅 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
紛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爲當懲聞杞守

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 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
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
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
用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
治不能無蠻裔姦宄之憂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
而已矣 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
既敬且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繹一不
辜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 上曰此災
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為榮罪其杖遣足矣 丁巳日

寬失
火罪

祀冬
天至

修六
曹法
令

擢黃
叔愷
退

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辛酉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掠

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彥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

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

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

省記便為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

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

賄之弊詔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

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

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翔詔直徽猷

閣黃叔愷文學史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

公始從族
官為

請復
湖田

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
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
自子畫始 丙寅詔依 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
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
郡湖甸詔戶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
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
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
异守明王仲疑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
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
官失省稅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
不搖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紹興府火興

論配害之科

申嚴
之科
斂禁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
姓甚害無如科配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
次望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
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
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需索亦有許
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
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
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 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
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
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顛天不聞誠
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斂為諱而特

坐舉
礙格
罪官

積詔
欠蠲

加條畫申飭監司俾不得加數倍尅因事侵漁詔申
嚴行下 乙亥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
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
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
所舉官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
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
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得也可將
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
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
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
祖宗朝真決贓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

添職
事官
職錢

復廣
東茶
鹽司

遣仍籍沒家財 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
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
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婿高澤民至紹興乃詐
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
出自 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州 戊寅以
羣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
職錢十千 辛巳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
收六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
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
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
提舉 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

復增諸路酒錢

諫官置局

不殺賊吏

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樞管餘備軍費從之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
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
中父死於敵匿不發喪壬午詔大理寺刻治 甲申
右司諫方孟卿言 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
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 祖宗以諫官
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内建置未有
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
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 上曰
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
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閣門宣

罷潘
永思

復銓
法

賜陳
東家
錢
冬寒
賑給

口口口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
推治事連永思 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
法乃命罷職就逮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
原勦殺金兵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為水運
以給西軍 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
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
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 上因備論天下
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
則事將俱廢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 上大
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
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

和糴
軍儲

交趾
陽燠
立

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
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戶部降
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
薨子陽燠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